走向夕陽的棒棒軍

背影漸行漸遠

曾幾何時，在「山城」重慶的大街小巷裡，抑或是街市和車站等場合，你只需大喊一聲「棒棒」，便立刻會飛也似地跑來幾個衣衫樸素身體強健、肩扛一根1米長碗口粗竹棒的人來，邊跑邊回答你：「老闆，搬啥子，我來我來……。」然而，隨着城市的進步和物流業的發展，「棒棒軍」作為重慶市民最熟悉的陌生人，正悄然發生着變化：數量明顯減少、年齡逐漸增大、女性越來越多……這道山城獨特和景象是否還能存在下去？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

■上世紀的重慶「棒棒軍」。 網上圖片

重慶「棒棒」遍佈大街小巷，人數多達30多萬。他們靠為人搬運貨物、出賣體力為生。重慶山高坡陡的地形使他們很有市場，如果你搬運任何東西感到吃力，只要喚一聲「棒棒」，都可以肩挑手提地幫你送到家，甚至包括背老人上醫院、抱孩子回家。

重慶開埠，即得益於長江、嘉陵江交匯此處，歷經三千多年的城市發展及碼頭建設，大量沿江來往的各種貨物在此集散，需要大量的搬運工。因此，歷朝歷代，許多災民、農民為求溫飽，養家餬口，從四面八方湧到山城闖碼頭，憑一身力氣肩挑背扛，將堆積如山的貨物搬運進城，疏散各地。

甫招手即至 定價隨口喊

今年57歲的王朝忠至今仍懷念上世紀初的「棒棒」生涯，「那時候改革開放剛剛開始，村子裡很多年輕人都去沿海打工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又不識字，就掄起一根竹棒，繫上尼龍繩，來到了朝天門碼頭，就這樣加入了『棒棒軍』。」

「棒棒」的業務範圍大到如傢具家電，小到一兩把小菜，價錢也是隨口喊，三言兩句便將價錢敲定。重慶市民於是習慣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，負重時如果不想自己動手，叫一聲「棒棒」，便有人應聲而至。

王朝忠說，那時候十幾個農民工住在一起，雖然屋裡汗臭、煙味瀰漫，但每個人平均一天能賺20多元，他就是憑着一根棒棒在重慶轉悠了10年，將攢下來的幾萬元寄回家，蓋了新房子，還買了兩頭豬。2000年，王朝忠11個侄輩中有3人到重慶當「棒棒」，但不到兩年先後離開：一人去建築公司當「釘子木匠」，兩人在商場做倉庫搬運工。王朝忠的兒子初中畢業後更不願「子承父業」，去了一家工廠當保安，「棒棒」的前景實在不被年輕一代看好。

昔遍佈街巷 今形單影隻

張國慶也是一個「棒棒」，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：平均每天能找到六、七次活幹，每次收10元，一個月約有2,000元收入。雖然已戒掉煙酒，盡量減少其他花銷，但在大城市生活，一個月也只能存下六七百元，剛好夠他兩個孩子在老家上學：「哪怕砸鍋賣鐵也要他們多讀書，不要像我這樣，賣苦力還填不飽肚子，沒出息啊！」

張慶國曾試圖轉行，和很多年輕人一樣進工廠或當搬運工，但都被拒絕，沒有上過學的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，「很多『老棒棒』都快滿60歲，回家可領到養老金，但我還年輕，未來只有轉行才能養活一家人。」不過，對於怎樣轉行，轉到哪裡去，他現在還沒有想好。

「如果說10年前『棒棒』是現實題材，而今可能成為『歷史題材』了。」重慶市作協副主席王逸虹曾是電視劇《山城棒棒軍》的編劇，當電視台提出再拍一部續集時，她已不想再拍了。

「重慶『棒棒軍』的黃金時代已過去，如今『棒棒』日趨老齡化，生力軍漸少，未來更有消失之勢。曾經穿梭在大街小巷的「棒棒軍」，如今已形單影隻。」王逸虹直言，這與重慶大環境改變密切相關：交通愈來愈便捷，私家車愈來愈多，各小區生活配套設施愈來愈健全……「現代化文明擠壓了『棒棒』的生存空間。」

藏龍臥虎 人才輩出

■田慶華被稱為「棒棒畫家」。 網上圖片

「棒棒」田慶華在重慶名氣很大，但並不是搬貨，而是畫畫，被稱為「棒棒畫家」。他曾在四川美術學院附近當「棒棒」，兼職學校人體模特兒。慢慢地，田慶華覺得畫畫很有意思，便買了顏料畫筆，兜裡隨時揣着速寫本，沒有活兒時就拿出本子來畫身邊的人和事。這個奇怪的「棒棒」引起了川美老師的注意，在觀看了田慶華家裡的畫後，川美辦了一場展覽，以田慶華的畫為主，還包括其他人創作的田慶華的畫像。後來，田慶華執筆的《自畫像》和《我的棒棒兄弟》兩幅畫，被一家企業以4.2萬元買下，田慶華則將其中3.6萬元捐給了貧困山區的一所小學。

「棒棒」賈從才長着滿臉的大鬍子，特別引人注目。賈從才每天堅持讀書看報，夢想成為一名作家，出版了一部15萬至20萬字的自傳。如今，在出版社的支持下，他的自傳已經寫了約10萬字，記錄的是他12年前第一次離開家鄉外出打工以來的點點滴滴，包括《打工記》、《結婚前後》等。

■一個「棒棒」可以挑起250斤左右的貨物。 本報記者孟冰 攝

憑一根竹棒 養活全家

今年60歲的「棒棒」大曾和比他小8歲的「棒棒」小曾是兩兄弟，老家在距重慶主城區3個多小時車程的墊江縣，他們在重慶市當「棒棒」已有20年。不過，憑手中的一根「棒棒」養活了一家四口，他們感覺很知足。

大曾說，初來重慶做「棒棒」時，只能四處遊走攬一些「散活」，生意時好時壞，收入不太穩定。但憑着勤勞與踏實，兄弟倆漸漸被客戶信賴，慢慢有了不少熟客，業務量也相對穩定，每月收入大概有5,000元左右，與在家務農的收入相比已是十分豐厚。

大曾的妻子身體不太好，常年在家休養；不過一雙兒女倒是十分爭氣。兒子大學軍校畢業後，在成都的裝甲部隊開坦克，更當上了連長；女兒大學畢業後在武漢做醫藥代表，收入頗豐，還給大曾夫婦在老家買了套房子。

小曾也有一兒一女，女兒雖然已從重慶商學院畢業進入一家民營企業當會計，但是兒子還在讀小學，與兄長相比，自己的壓力更大。

■「棒棒」兄弟：大曾與小曾。 孟冰 攝

月入兩極化 相差近八千

■兩名「棒棒」在閱讀報紙。 孟冰 攝

晚上10時，「棒棒」馮文超結束了在汽車站的工作，回到與其他棒棒合租的房子，大家圍在一起，算計着一天的收入。楊志才說，這天他在塑料市場挑了5擔貨，有34元收入，但也支出了16元。比起室友，馮文超頗有些自豪：「我每頓都煮麵條，一頓1元的麵條，加上房租一天10元就行了。」

馮文超告訴記者，他當「棒棒」16年，收入沒有多大變化，10年前一個「棒棒」一個月能賺800元左右，現在也只有1,200元，「現在交通發達了，『棒棒』業務少了，出租車起步價才8元，哪個會叫我們棒棒搬嘛！」

依托單位 月薪九千

由於街頭「散活」難做，依托單位的「棒棒」越來越多。50歲的張海彬說，他曾在街邊當「棒棒」接散活。5年前，他偶遇一家單位搬遷，喊上他幫忙。他發現，在單位當「棒棒」，比在街頭做散活的收入好得多，因為業務量穩定，每月給固定的單位搬水，或是搬其他東西再加上收廢報紙賣，每月收入可有9,000多元。更大的好處是，可以在單位的食堂吃飯，餐餐有肉，菜也很豐富，價格只需3元。

現在，張海彬已經成為「棒棒」中的「金領」，幾乎包攬了一棟寫字樓所有單位的生意。他自豪地說，過去農忙時他還回家幫着幹活，現在已將老婆孩子接到城裡住了，明年還打算買輛電單車，拓展更多業務。

市民：年輕「棒棒」難覓

■「棒棒」喜歡聚在一起聊天。 孟冰 攝

對「棒棒」這個特殊群體，詩人傅維這樣描述：在重慶，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喝醉了，可以請棒棒把他們或你背回去；女友過生日，可以請一群棒棒把花送去，還獻上一首《生日快樂》歌；如果你的寵物遭遇不幸，你可以請棒棒來幫哭，他們可以哭得摧肝裂膽，涕泗縱橫；如果你心情不好，可以請棒棒陪你喝酒——往往還蠻有效。

如今，「棒棒」主要集中在商場、建材市場等貨物集中片區攬生意，但人數越來越少。家住渝北區的楊女士說，不久前她從「棒棒集中地」朝天門碼頭的一棟住宅樓搬家至此，租了一輛貨車拉傢具，本以為到了小區門口可以找「棒棒」幫着搬上樓，誰知竟然一個「棒棒」都沒有。而在小商品批發市場做生意的劉先生也有「棒棒」難尋的煩惱：「雖然周圍『棒棒』多，但現在想找個年輕『棒棒』仍十分困難，年老的我又不敢喊來搬這麼重的東西，萬一他們受傷了我反倒麻煩。」

■一名重慶「棒棒」負載重物，艱難地一步一步向上移動。 中新社

「棒棒」又稱苦力 出賣體力為生

「棒棒」一詞源於民間。在舊中國，他們大多被稱為「腳夫」或「苦力」，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勞動者。「棒棒軍」之名大致於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開始流行，因名字既形象又通俗，很快就被重慶人所接納。到了上世紀90年代，越來越多的「棒棒」在重慶活動，他們憑自己雙肩扛天下，因為他們通常是群體活動，所以又被稱為「棒棒軍」。重慶市社科院2011年11月1日發佈的調查報告稱，重慶主城「棒棒軍」已經開始走向消失。

資料來源：新華網

話你知